

白敦仁 著

水閣樓詩詞論集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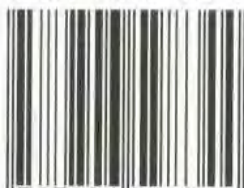
• 水明樓詩詞論集 •

白敦仁 著

ISBN7-80659-834-0/I·262

定價：45.00圓

ISBN 7-80659-834-0



9 787806 598344 >

白敦仁 著

水明樓詩詞論集

仲錦署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水明樓詩詞論集/白敦仁著. —成都:巴蜀書社, 2006. 3

ISBN7-80659-834-0

I. 水... II. 白... III. ①唐宋詩—文學研究②唐宋詩—文學欣賞
③宋詞—文學欣賞 IV. I2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23117 號

水明樓詩詞論集

白敦仁 著

責任編輯 王大厚

責任校對 李 嘉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出版

地址:成都市鹽道街 3 號 郵政編碼: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網 址: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地址:成都市二仙橋東三段 5 號

電話:(028)84122206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張 16

字 數 400 千

書 號 ISBN7-80659-834-0/I·262

定 價 45.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聯繫調換

序

鍾樹梁

甲申仲夏，老友白敦仁君既逝，悲莫能釋。十餘日後，其幼子與羣及其婿伍孝義來舍，手捧稿囊，以敦仁學術著作之單篇論文二十餘篇相告。謂擬結為一集，請巴蜀書社出版，求序於余。余方整理六十幾年間所作詩詞，勒成一集，將付梓，老伴又病，事冗心不寧，但故友遺著，對之即如面對談心，因允其請。

觀其囊中諸稿，以《略論屈原賦的崇高美》列首篇，其後則李白、杜甫的詩歌評論。後則《宋詩略論》、《宋初詩壇及三體》、蘇軾詩、黃庭堅詩及南宋幾位詩人各論。明代則有《顧炎武評傳》及《楊升庵評點〈草堂詩餘〉雜錄》。後為清代詩人《鄭子尹交遊考》之序文，鄭詩《抽釐哀》之評議。寫作非一時，體裁非劃一，分之獨自成篇，合之實為有相同主旨即我國幾個歷史時期中有極高代表性的詩人及其詩歌的有所側重的論述。合為一集，亦可視為詩歌歷史的重要章節。

我今所欲言者為對敦仁此書而引起的一些往事回憶及所觸發的一些聯想，雜錄之以為點滴佐證或補充，如此而已。

此書首篇《略論屈原賦的崇高美》一文，猶憶敦仁作此文時，曾告訴我他的用意。我極贊其從崇高意義上來體會、理解、分析屈原賦的實質，按即敦仁所說「是屈原偉大心靈的宏亮回聲……」我曾在以「詩人節」為題的《水調歌頭》詞中寫道：「屈原千古論定，首讀馬遷文。」即是認為對屈原的評議，司馬遷應為

首選。亦即着重靈均的精神、人格之美，愛國家愛人民的偉大感情及激烈思想。「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此等處應深入體會，多方論證。作者此篇論文論述周詳，並引古今中外學者對「崇高」的詮釋結合對屈原賦的認識實為深入。文末引恩格斯的幾句話也甚有啓發，裨益於讀者。

時隔千載，及於李白。作者從詩歌歷史這一新體七言絕句切入，得其腠理，論及李白詩的各個方面，天然去雕飾，躊躇而滿志。文中每有獨到之言，不是一般泛泛之論。

談及杜詩，作者從「石角皆北向」談起，《略論〈夔府詠懷一百韻〉的立意和行氣》兩篇文章，都是二十年前在成都杜甫研究會的學報上發表的。前者意在通過對杜甫這首《劍門》詩的體會而掌握「打開杜甫兩川詩心靈奧秘的一把鑰匙」，有助於閱讀兩川詩的重要方面。後者是分析杜甫的五言排律最長的一首，談它的立意和行氣。當時我在一九八一年春寫了一個長篇專論杜甫的五言排律，也是在杜甫研究會的學報上發表的。兼論了五言排律的歷史發展。

敦仁對計有功的《唐詩紀事》一書，素所喜閱。其後讀到老友王仲鏞同志所著《唐詩紀事校箋》，與同人等皆深有感於王君此書用力至勤，厥功至鉅。敦仁寫了全面評論的文章，名其文曰《唐詩研究的重大成果——讀王仲鏞同志的〈唐詩紀事校箋〉》。其所舉《校箋》數事，皆犖犖大端，學術界對此咸有共識。此文條理明晰，舉例確切，其引《經韻樓集》數語，尤為彰明。

敦仁對東坡詩，一因得龐石帚先師的教誨；二以鄉先賢東坡先生與蜀後輩之自然情誼，懷望千秋；三由蜀前輩趙堯生先生之遺韻去今不遠，聲歎常存，素所景慕，無時或釋。在「文革」後，「二趙」（元凱、念君）、「二王」（仲鏞、文才）諸友倡於前，興壽蘇之會，有所研討，其繼者敦仁、國武（余亦參加），故興趣至濃。敦仁時有所作，論文或詩詞，有所宗亦有所發。此集中有關宋詩之概論及東坡詩專論，皆有其寫

作淵源，承傳關係。」

敦仁之於黃庭堅則情有獨鍾。在新中國建立前，某次我與雷（履平）、白坐茶社，談及將來老年時，身體既衰，將作何研究以消遣度日。敦仁便說：「那時如果我尚不痴呆，我必以餘力對黃山谷詩作更多更深的探討、體會，從容詠誦，亦借消永日。山谷詩的藝術價值真是太高、太美了！愛黃詩並不就是看輕他人的詩，評論應當公允，欣賞則不妨有所偏重。」當時我們提出，各舉黃詩對句以飲茶。白舉《詠猩猩毛筆》：「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用典極精巧且有寄託。雷舉《題落星寺》：「蜜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王侯。」極工，且多諷喻。我則舉《弈棋》：「心似蛛絲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形容盡緻，既雕琢，又極自然。三人例舉不休，相與飲茶為笑。黃庭堅詩的詩藝主張及其藝術特點與成就究竟如何，此集中《論黃庭堅詩》論之頗詳。

關於王安石的這篇論文是思想政治歷史唯物與唯心的辨析，為王荊公申訴。寫陸游的那篇，亦是辯論史實之作。猶憶四十年前我曾以王安石詩請教於先師龐石帚先生。龐先生說：「王荊公詩極好，不下蘇、黃。要知道宋人有一種不良風氣，喜用筆記、雜著造作或歪曲事實，或摭拾流言蜚語，騰於文字以誣人。王、陸既受其誣，歐陽修、李清照等人亦所不免。例如世傳蘇洵之《辨姦論》就全不足信，以王安石詩之修潔，豈是『囚首垢面而談詩書』那種人！」此文是否蘇洵所作大可置疑。

宋代詞人中，北宋周邦彥、南宋張元幹，為敦仁所素喜者。所作二人之評傳，議論切實，頗得要旨。

關於明代文學家的兩篇，《楊升庵評點（草堂詩餘）雜錄》及《顧炎武評傳》，引起許多回憶。在讀大學前，我們幾個老同學就同結詩社，以唱酬為樂。曾相約往游新都桂湖。一九三六年暮秋，我同黃浦君先往，這尚是我第一次去。黃作了詩，我作了《平調滿江紅》詞。歸來把詩詞稿出示諸友，咸加稱贊。我這

首《平調滿江紅》詞就是：「異代傳薪，秋光好、新都桂湖。人已往、煙波淡遠，荷柳蕭疏。弱冠衝霄飛犬鳥，強言搗犯於菟。善權衡、天爵與塵囂，知避趨。」

戊昌衡，非索居。友百族，著羣書。有濃情比目，相沫相濡。今夜月華應似舊，升庵樂府更興余。交加亭、平調滿江紅，心意舒。「數十年後，敦仁在成都大學，曾將他所寫《楊升庵評點（草堂詩餘）雜錄》與我談說，並說他還記得我所寫的那首《平調滿江紅》，相與談往興感。豈知今天當我再讀敦仁這一篇文章時，他已經作古了！」

《顧炎武評傳》，我早就看過（此文在《成大學報》曾登載）。我們在青年時就曾多次談論顧炎武先生，深致敬仰。尤其對於「士大夫之無耻是謂國耻」之論，及「有亡國、有亡天下」之言，尤感精辟、深刻。一九七七年秋我曾到江蘇崑山，寫了一首五律《懷顧炎武先生》：「仰止崑山市，亭林遺像尊。大夫須有耻，道義實為根。長憶《日知錄》，三招處士魂。用今堪汲古，遺澤潤兒孫。」歸家後曾與敦仁同看。今錄於此，以為對老友謝世週年之祭。今吾數十年詩詞集已出版，老友不及見矣！

《清代貴州釐金及鄭子尹的〈抽釐哀〉》一文，乃敦仁在成都大學任教時作。多方搜尋材料，慎思明辨，今與古典，樂為己用。此亦學術家之樂，亦其辛勞之反饋。

敦仁夙有經世治學之志，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著述孔多，亦擅詞章。此書論著之後附以八十以後詩詞四十一首。定知其精神永在，著述長存，詩詞流光，青澤遺後。老友鍾樹梁謹序。乙酉夏至後三日。

目錄

序

鍾樹梁

一

略論屈原賦的崇高美	一
李白與七言絕句	一二
「焚灰吞杜甫」及其他	二四
略論《夔府詠懷一百韻》的立意和行氣	二九
也來談談《詠懷古迹五首》	三八
從「石角皆北向」談起	四九
評所謂「抑屈揚宋」——讀杜雜記之一	五八
略論王安石《洪範傳》及其熙寧「新學」的歷史地位	七四
爲開展宋詩研究進一言	八九
宋詩略論	九三
宋初詩壇及「三體」	一六

論東坡詩的「新」與「妙」	一二七
論黃庭堅詩	一四一
黃庭堅《記夢》詩臆說	一五六
論陳簡齋學杜	一六一
關於陸游的所謂「晚節」問題	一七七
清代貴州釐金及鄭子尹的《抽釐哀》	二一〇
林則徐、鄧廷楨詩詞述略	二三一
周邦彥評傳	二五三
陳與義評傳	二七六
張元幹評傳	二九三
顧炎武評傳	三一七
《陳與義集校箋》前言	三三三
楊升庵評點《草堂詩餘》雜錄	三四八
《彊村語業箋註》前言	三五七
龐石帚先生《養暗室遺集》後記	三六一
唐詩研究的重大成果——讀王仲鏞同志新著《唐詩紀事校箋》	三六五

《鄭子尹交遊考》序	三七三
李白《渡荆門送別》詩賞析	三七七
柳永《鳳栖梧》詞賞析	三八二
柳永《玉蝴蝶》詞賞析	三八六
司馬光《和邵堯夫安樂窩中職事吟》詩賞析	三九〇
蘇軾《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詩賞析	三九三
蘇軾《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茶，有懷子由第二首》詩賞析	三九七
蘇軾《司馬君實獨樂園》詩賞析	四〇一
蘇軾《和子由逍遙堂詩並序》賞析	四〇五
蘇軾《壺中九華詩並引》賞析	四〇九
蘇軾《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詩賞析	四一三
黃庭堅《和答錢穆父猩猩毛筆》詩賞析	四一七
曾幾《食笋》詩賞析	四二〇
陳與義《書懷示友十首》（其六）詩賞析	四二四
陳與義《道中》詩賞析	四二八
陳與義《傷春》詩賞析	四三一
楊萬里《次日醉歸》詩賞析	四三四

楊萬里《暮熱遊荷池上五首》詩賞析	四三七
------------------	-----

附 錄

釋「食」(華西協和大學畢業論文)	四四三
八十後詩存	四七二
「師德」舊聞	四八一
《伍瘦梅師生書畫展》序言	四八四
雜題《徐夢喬遺集》五首	四八八
李白詩吟誦曲四首	四九一
波蘭詩選譯五首	四九六
後 記	五〇一

略論屈原賦的崇高美

一

屈原賦的崇高美，是屈原偉大心靈的宏亮回聲，是詩人「與日月爭光」的崢嶸性格和卓越精神的自然表露。屈原不是有意爲文的文士，然而，正是在這種無意之中，他把整個生命都鑄入了自己的作品。屈原賦不僅深刻地反映了懷襄之際的歷史現實，也真摯地再現了詩人的人格，他的個性和氣質。

關於屈原精神，自西漢以來，人們已經談得很多，本文不擬就此多所論列。概略言之，其主要之點似可歸結爲如下幾方面：一、他的政治堅定性；二、追求真理的執著；三、不屑不潔、嫉惡如讎的戰鬥風格；四、九死不悔、百折不回的獻身精神。而這一切的總根源、總出發點則是他那「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的「存君興國」的強烈願望，他那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

《漢書·藝文志》析賦爲四，說者云：「屈賦言情。」（章炳麟《國故論衡·辨詩》）雖就其本質而言屬於抒情詩範疇，但他決不是猥瑣無聊的個人呻吟。他的抒情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礎，他本身就是一棵生長南國、受命不遷的后皇嘉樹，他和自己的祖國人民休戚相關、存亡與共、血肉相連，詩人的個性是和楚國歷史、楚國現實、楚國人民的命運緊緊地聯在一起的。韓愈說：「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送孟東野序》）這就是說，屈原之「鳴」，決不是出於狹小的個人恩怨，而是和楚國之亡息息相關。深廣的歷史內

容和深厚的民族氣質，決定了屈原賦的抒情不能不帶有史詩般的宏偉和濃烈的悲劇色彩，從而形成一種不可逼視的崇高美的耀眼光輝。別林斯基在《論萊蒙托夫詩》這篇著名論文中說：「一個詩人越是崇高，他就越是屬於他所出生的社會，他才能的發展、傾向、甚至特點，也就越是和社會歷史發展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第四七六頁）把這段話借來描述屈原，我以為並不勉強。

有人說，屈原時代不可能有愛國主義思想，因為在當時，人們還沒有「自己祖國」的觀念。這種見解很值得商榷。

我們知道，荆楚民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在《詩·商頌·殷武》中已經有「維女荊楚，居國南鄉」的詩句，《小雅·採芣》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長期以來，中原諸國對於楚國一直以蠻夷視之，而楚人自己也直言不諱地公開承認：「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史記·楚世家》）楚人對其祖先「篳路藍縷，以啓山林」開發長江流域的歷史功績一向是引以自豪的（《左傳》宣公十二年，又昭公十二年）。根據近年地下發掘，楚文化自有其與中原不同的悠久傳統。《孟子·滕文公》云：「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這就是說，「周公、仲尼之道」這種北方文化，在南方的楚國，並不是很流行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天下宗周」這個傳統觀念對北方諸國具有較大的約束力，那麼，在南方的楚國，情況就大不相同，人們對於什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類的觀念是比較淡薄的。以五霸為例，齊桓、晉文都不得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楚莊却乾脆問起周鼎的輕重大小來。春秋、戰國之際，隨着歷史的急劇發展，人們的觀念也相應發生變化。在那種「離為十二」、「合為六七」的激烈鬭爭中，攻與守，勝與敗，興與滅，不能不牽動着人們的思想，從而產生敵、我、友的觀念。《墨子·兼愛》說：「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他人之國。」《戰國策·西周策》：「周君豈能無愛國哉？」《史

記·老子韓非列傳》載李斯之言：「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怎麼能說直至戰國晚期，人們的頭腦中仍然不可能有「自己祖國」的觀念？如果說，在中原諸國這種觀念還不很強，愛國思想還處於萌芽狀態，則南方的楚國却是一片滋生屈原式愛國主義的肥沃土壤，決不能因爲當時遊談之風盛行，「士無常君，國無定臣」的現象比較普遍，便懷疑屈原愛國思想的「早熟」，甚至否定它的存在。

屈原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由長期分裂日益趨向統一的時代。至於由誰來統一，則決定於各國自身的條件和努力。當時的形勢正處在如劉向所描繪的「橫則秦帝，縱則楚王」的激烈鬭爭中（《戰國策目錄序》），作爲楚之宗臣的屈原，他當然要力爭這後一種前途。然而當時楚國的現實和屈原的理想却完全背道而馳，簡直是冰炭不能相容。《戰國策·中山策》載秦將白起的一段話，追叙自己在攻破郢都戰役中能够取得勝利的原因。他說：「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離心，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掎城邑。」這是懷襄之際楚國國情的真實寫照，是難得的第一手材料。至於楚懷王其人，賈誼《新書·春秋篇》也有一段逼真的描繪：「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像諸侯人君，令大國之君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像，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屈原「眷顧楚國」，而楚國的情況如彼，屈原「繫心懷王」，而懷王的爲人如此，屈原的悲劇就這樣歷史地注定了。

如前所述，在秦與楚的生死搏鬥中，屈原所力爭的是「從則楚王」的前途。在國內，他主張「選賢授能」，「循繩墨而不頗」。屈原心目中的「美政」是具體的。他決心爲楚王「導夫先路」，他相信他的「路」完全正確，是歷史證明了的。他說「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他「奔走先後」，一心要「接前王之

踵武」。然而楚國的現實完全和他的願望相反，「媿樂」的「黨人」走的却是另外一條路。這條路是「幽昧而險隘」的，走下去，是必然要導致「皇輿之敗績」的。於是，鬭爭產生了。儘管後來遭到重重的打擊，他仍然「上下求索」，為祖國尋求一條走得通的「路」，無論它多麼「漫漫」，多麼「修遠而多艱」。在屈原心靈深處始終橫亘着這麼一個問題：「祖國的出路在哪裏？」然而在楚國的現實生活中，他無法得到問題的解決，這就是屈原悲劇的實質所在。

屈原所遭到的打擊是極其沉重的。疏遠，放逐，直到自沉，他親眼看見郢都的淪陷，人民的流散。現實的衝突激起內心的衝突，他心上的創痛簡直是非人所堪的，一部《離騷》就是一部偉大心靈的受難史。「顧俟時乎吾將刈」、「吾將上下而求索」、「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三個「吾將」，概括了這部心靈受難史的全部歷程：由充滿希望，到奮力追求，到希望完全破滅。在漫長的歲月中，詩人的心是極其苦痛、極其複雜的，充滿了恐懼和哀傷，冀願和隱忍，遲疑和追求。如果說，「恐年歲之不吾與」、「恐美人之遲暮」、「恐脩名之不立」反映了青年詩人為祖國獻身的責任感、迫切感；如果說，「恐高辛之先我」、「恐導言之不固」、「恐鶉鴒之先鳴」、「恐嫉妒而折之」表現了詩人在上下求索中忐忑不安的心情，那麼，「恐皇輿之敗績」則是詩人一切恐懼中最根本的恐懼。如果說，「哀朕時之不當」、「哀衆芳之蕪穢」是為自己的不幸和人才的凋零而發出的慨嘆，那麼「哀民生之多艱」、「哀高丘之無女」、「傷靈修之數化」則是一切哀傷中更大的哀傷。詩人的冀願，從冀「枝葉繁茂」、「俟時將刈」發展到「願依彭咸之遺則」，詩人的隱忍從「屈心抑志」、「忍尤攘詬」發展到「余焉能忍與此終古」這個忍無可忍的程度。而一切痛苦和悲哀，希冀和失望的複雜感情的共同指向，則是閃耀在《離騷》篇中的斗大一個「怨」字，詩人的怨氣像火山一樣迸發出來，直接噴向懷王：「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這「浩蕩」一詞，如果把它和干寶《晉紀總論》中

「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的「蕩蕩」聯繫起來想想，倒是十分有味的。司馬遷是深知屈原的人，他說：「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正是這一個「怨」字表現了屈原愛國主義思想的深度和高度。他不同於後代許許多多封建士大夫把愛國和忠君無原則地等同起來。別林斯基說得不錯：「對於一個完備而又健康的人說來，祖國的命運總是沉重地壓在他的心頭，一切高貴的人物，總是深刻認識到他和祖國的親密關係、血肉聯繫的。」熱愛自己的祖國，這就意味着：熱誠希望祖國實現人類的理想，並且儘力促其實現。」決不能「僅僅因為它是本國的……甚至對於自己的醜陋和畸形也是顧影自憐，玩賞不盡。」（《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第四五四至四五五頁）屈原的「怨」君，正好說明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

在光明與黑暗的激烈鬥爭中，屈原的心是創劇而痛深的。《悲回風》對屈原這種鬱悒侘傺的困苦之情作了最典型的描述：

增歎歎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愴歎兮，氣於邑而不可止。亂思心以為縲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仿佛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夜不安於寢，旦不怡於遊，思欲閉目塞聰，置斯世於不聞不見之列。然而現實終歸是現實，一念及之，不覺憂心如焚，受傷的心臟止不住又踴躍地跳動起來。王夫之是深解此意的，他說：「但自道其梗塞迷悶之如此！」

然而，正像康德所說過的，崇高感是一種「人的勇氣和自我尊嚴感」（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三七九頁）。桑塔耶納說：「崇高不靠災難的表現。」假如災難的表現似乎是崇高感所不可缺少的，它祇是作為這種道德反應的一個條件才是不可缺少的。（《美感》第一六三頁）屈原在他的作品中，不僅能自道其